



川剧绝活吐火

在中国传统戏剧中，川剧有着独特的艺术品貌与个性，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条悠远的血脉。扎根巴蜀，川剧继承了戏曲母体的“遗产”。

川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更早的时期，而后两汉的角抵百戏，为早期的川剧奠定了基础。战国名篇《宋玉对楚王问》中有“其为下里巴人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”。所谓“下里巴人”，即是四川民间歌舞或者歌者舞者的代称。三国时期，

梨园风骚三庆会，川剧俏梅别枝开

8个戏班、100多位演员、琴师、鼓师……1912年，康子林、杨素兰、萧楷臣、李甲生等川剧名角在成都华兴正街悦来茶园（今锦江剧场）联合组建起“三庆会”，川剧真正的繁荣这才开始。

以往四川戏曲班社多按不同声腔组班，自三庆会开始，汇集昆、高、胡、弹、灯5种声腔，川剧才进一步被人们确认，趋于定型。

三庆会以“脱专压之习，集同业之力，精研艺事，改良戏曲”为宗旨。重视演员的文化素质，成立了“升平堂”，对演员重文化、求艺术、讲基功、说戏理。还在成员中进行口德、品德、戏德的教育，除旧戏班的积习，净化演出内容，实行按艺术水平高低民主评定工价而不论资历的“分账制”等。在三庆会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，“五腔合唱扬蜀籁，八班聚首舞一台，改良旧戏倡悦来。竖巨牌，一代雅风开。”谓为“川剧正宗”。小生康子林、萧楷臣，旦行杨素兰，净角周辅臣、刘锡侯，须生周名超、尹华轩，小丑唐广体、刘育三……三庆会在长期艺术实践中，积累了一大批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，团结和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。

康子林是三庆会重要的台柱子。在20世纪初叶的川剧舞台



川剧《秋江》剧照

上，康子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同行和戏迷都尊称他为“康圣人”。如今，许多老一辈的铁杆戏迷，说起他主演的《八阵

都说变脸绝技，却不解川剧文雅诗意

以文化守成之名，打量起当下的戏剧艺术：当代川剧在辉煌，也在衰落。

川剧的一大特色是运用托举、开慧眼、变脸、钻火圈、藏刀等特技来刻画人物性格，展现舞台多彩而神秘的气氛。吐火、变脸、滚灯当然热闹，却也让人揪心。变脸是川剧一个特技，能够在近距离、短时间内通过脸谱的快速变换给人以新奇、惊喜、震撼的感觉，为人们所熟知。

但是对于当下不了解戏曲的一些人来说，川剧似乎只是凭着变脸等“一次性”的当众表演，存活于现实的审美活动中。

对于中国传统戏剧，如果选择一个这些年最让人痛心疾首的项目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的回答是“川剧”。“作为一个地方戏中的大剧种，川剧的声腔特



川剧绝活滚灯

驰名中华梨园的川剧绝活——变脸，用于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情的变化，把不可见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、可感的具体形象——脸谱。变脸者以魔术般的技法，瞬息间变化脸谱，更与吐火神功的诡异结合，以显示人物内心和剧情的急剧变化及内在张力，是川剧中刻画人物最有力、最浪漫的艺术手法。

相传“变脸”是古代人类在面对凶猛野兽的时候，为了生存把自己脸部用不同的方式勾画出不同形态，以吓跑入侵的野兽。川剧把“变脸”搬上舞台，用绝妙的技巧使它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。

出现第一曲讽刺喜剧《忿争》，可谓川剧喜剧的鼻祖。至唐五代时期，出现了“蜀戏冠天下”的局面。

现代意义上的川剧，应该说是宋元南戏、川杂剧、元杂剧的基础上产生于明代的“川戏”。明末清初，移民入川，会馆林立，南北声腔剧种相继流播于四川各地，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，与四川各地方言土语、民歌小调融合，逐渐形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。清代乾隆时，在本地车灯戏基础上，吸收融汇苏、赣、皖、鄂、陕、甘各地声腔，形成含有高腔、胡琴、昆腔、灯戏、弹戏5种声腔的、用四川话演唱的“川剧”。

高腔是川剧中最重要的一种声腔，是戏曲四大声腔之一，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唱腔曲调。川剧理论家李调元的门生温庄亭诗曰：“路多通岭背，人半住林间。耕牧时无事，高腔唱往还。”可知川剧中的高腔在乾隆年间，已经成为蜀中最主要的声腔。高腔源于江西弋阳腔，明末清初已流入四川，楚、蜀之间称为“清戏”。在保持“以一人唱而众和之，亦有紧板、慢板”的传统基础上，又大量从四川秧歌、号子、神曲、连响中汲取营养，丰富和发展了“帮、打、唱”紧密结合的特点，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四川高腔。

魏长生被誉为是川剧的创造者，他创造了川剧的正宗

高腔，即四川高腔。

魏长生是乾隆时期著名花旦。字宛卿，行三，人称魏三。幼随父母居成都，20余岁时就开始自编自演新戏。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，魏长生挟秦云蜀戏的雄风，率领秦腔戏班入京师，以川梆子《滚楼》一剧，名动京城，“凡王公贵族，以至词垣粉署，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。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，无以为人。”六大班子也为之减色。

后人普遍认为，《滚楼》的成功，是川剧作为一种新的地方戏得到公认的标志。

魏长生饮誉京华，京师梨园以川旦为优。各地方戏皆向魏长生师徒取经。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前后，魏长生返回四川，在成都住10年之久，常与李调元一起切磋剧词、声腔、表演，继续推动川剧艺术的发展。

川剧：今朝变脸老树新花

赖睿 杨芹



川剧绝活变脸

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

妆得新容颜，再唱杨柳枝



青春版川剧《中国公主杜兰朵》剧照

艺人蹬起了三轮、擦起了皮鞋、补起了铁锅。

2006年，川剧已被赫然列入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预示着它即将消失的危险处境。

回眸历史，不禁冥思：大浪淘沙，古老的川剧艺术长河里，有多少沉睡的英雄古诗等待着一支兰舟，与君识？

“最大的问题是，川剧在丢失自己的观众。而观众，恰恰是一门艺术最根本的根基。”作为30年来川剧振兴历程的见证者，魏明伦认为，所有的戏曲本质是大同小异的。川剧的高腔可能特点太鲜明，难以传唱，但是川剧中有大量非常优美的唱段和折子戏，比起现在很热的一些戏剧种类来说，其实优势要大得多。

问题在哪里？“关键问题是川剧失去了观众，没有去培养观众。”魏明伦认为，本土艺术、古老艺术如果不跟随时代表传播手段的变化而变化，一定会越来越弱势。川剧也需要电视、网络这些新的大众媒体的参与，建立和培养新的戏剧欣赏通道和群体。

并不是所有的古老戏曲艺术在全球多样文化的冲击下都自身难保。角色是容易被遗忘的，而母体文化的精髓却历久弥新。

妆得新容颜，再唱杨柳枝。

上世纪80年代开始振兴川剧后，魏氏川剧《潘金莲》一炮而红，从内容的颠覆到“穿越”时空的表现形式，掀起一场社会热议，成为中国荒诞剧与妇女思想解放的先锋，并将影响力不可遏止地扩散到了海内外。

川剧变脸，刹那芳华的魔幻世界

晓言

相较于川剧艺术本身的渊源和博大，变脸技艺的成形则要归属于20世纪。在这期间，变脸在戏班的对台戏中不断探索、演变、精化，渐渐成为川剧的一大特色。川剧的悲剧极有特色，喜剧独树一帜，凡是情感波折、内心激变之处，变脸皆有用途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观众已不满足于仅有的传统戏，艺术创作却迟迟跟不上大众的需求。倾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？“振兴川剧”的口号已经说明了川剧的不景气。

神秘的技法不断消失，整个川剧行业也面临着人才断层、新剧创作乏力、名角儿稀缺等“疑难杂症”，甚至有的

判，或贬或褒，全都可以从脸谱色彩中反映出来。

变脸的方法大体分为3种：“抹脸”、“吹脸”、“扯脸”。“抹脸”是将油彩涂在脸的某一特定部位上，到用手往脸上一抹，就可变成另外一种脸色。如果要全部变，则油彩涂于额上或眉毛上，如果只变下半部脸，则油彩可涂在脸或鼻子上。

“吹脸”只适合于粉末状的化妆品，如金粉、墨粉、银粉等，有的是在舞台的地面上摆一个很小的盒子，内装粉末，演员到时做一个伏地的舞蹈动作，趁机将脸贴近盒子一吹，粉末扑在脸上，立即变成另一种颜色的脸。

“扯脸”是比较复杂的一种变脸方法。它是事前将脸谱画在一张张绸子上，剪好，每张脸谱上都系一根丝线。再一张一张地贴在脸上，丝线则系在衣服的某一个顺手而又引人注目地方，随着表演的需要，在舞蹈动作的掩护下，再一张一张地扯下来。